

梁武帝 簡文帝 元帝 敬帝

陳高祖 文帝 臨海王 宣帝 後主

隋文帝 煬帝

唐高祖 太宗 高宗 中宗

讀通鑑論

震

衡陽王夫之誤

梁武帝

齊梁之際天下始有志節之士馬仙琕之不降也何尤何點之召而不赴也顏見遠之死也梁武帝之立於人倫晉宋以來頹懦之風漸衰止矣非待梁武之獎勵之也夫齊之得國也不義之尤者東晉也漢唐亦非義而亡國之主所齒齊亦何能得此於天下士哉風教之興廢天下有道則上司之天下無道則下存之天下有道則上亡於天下大臣者風教之去留所託也晉宋以降為大臣者怙其世族之榮以瓦全為善慝而視天下之過目故晉之王謐宋之褚淵齊之王晏徐孝嗣皆世臣而託國者也乃取人之天下以與人恬不知恥而危佐命之功風教所移遞相師效以為固然而矜其通識故以陶潛之高尚而王宏不知自媿強與納交已不媿而天下孰與媿之則非凜秋霜懸白日以為心亦且徜徉而有餘地至於東晉之世尸大位東大政傳此黨君貶國之衣鉢者如江祐劉瓛沈文季徐孝嗣之流皆已死矣東晉所任姑法珍梅蟲兒諸胄小又皆為人賤惡而不足以惑人其與梁武謀篡者則沈約范雲於齊無肺腑之寄而發跡於梁以乍起者也於是而授受之際所號為薦紳之領袖者皆不與焉則世局一遷而夫人不昧之天良乃以無所傳梁而孤露梁氏享國五十年天下且小康焉舊習拔除已盡而賢不肖皆得自如其志意不相謀也不相潤也就無道之世而言之亦靈雨之司乍為開霽雖不保於崇朝之後而草木亦養養以嚮榮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黨綱輿而漢社移白馬沈而唐宗斯世臣之重繫安危也繼治之世然也宿草不除斯蕙不發故宋齊黨君貶國之者茲絕而齊有自靖之臣世臣不足倚而亟用其新也繼亂之世然也若夫憂保之士豈有位大權尊名高援盛者存其目中哉八表同昏下路伊阻陶令之風不能以感當時而可以興後世則又不可以世論者也

謝朓與何點何允同徵不赴而朓忽自至角巾白與拜謁以受司徒之命人知朓之亦知朓之不終其節者何以冒天下後世之譏而不恤耶朓於時老矣且受三事之命終不省錄職事當無所希冀之暮年而未嘗貪權利以自裕朓何昧於名實哉蓋有迫之者也孰迫之子弟之迫之也蓋謝氏於此歷三姓而皆為望族朓死而勢衰朓終隱而其族之氣欲熄矣當謝林貝弒之日朓戒弟淪以勿與齊明墓而不與推戴之功子弟方且怪焉迨東晉廢殺而幸保其宗朓可以先見服其子弟及梁篡而朓

猶違引子義不能弗悔也已而梁位定梁政行然則子弟觀望之心釋而競進之志不可遏屈不出而見絕於當世則閭門之內相迫以不容屈於此亦無可如何而忍恥包羞不憚以老牛為犧而全其抵牾之恩也是可悲也至尊者君而或能抗之矣至親者父而或且違之矣瑣瑣禽犢敗人之名節垂老而喪其本心亦可畏也夫悠悠天下孰有如王思遠之於凡晏勣其自裁而免於逆死者乎母也天口不諒人只父母之不諒可形之歌歎而子弟之相煎其戚更踰於天白首扶筇唯其所遣一至此哉閭令之子不愛紙筆幸也而何數焉 晉武任賈充而亂其國宋武任謝晦傳亮而翦其子故梁廢王亮為庶人用徐勉周捨而抑沈約誠有鑒於彼也充晦亮魏晉之世臣也何怨於故君而望風獻款辱其社稷其鬼殲其血尤不問而可為寒心晉宋之主舉國而聽之何其愚耶或曰人為我犯難以圖我因以得天下既得而忘之疑於寬恩晉宋之主所以沾沾而不忍亦過之失於厚者也漢高之斬丁公則過之失於薄者也失之厚而禍非所謀亦要必不可哉曰此不可以小人懷惠之私為君子之厚也亂人不死天下不甯怯惡相比懷其私恩則禍亂弗徵豈區區較量於厚薄乎晉惠公殺里克傳春秋者謂里克非惠公之所得殺非也亂臣賊子天下無能正其罰而假手於所援立之君天道也非人之所可用其厚薄之私者也梁武之於此天牖之弗容自昧矣沈約之於齊任未顯也故其罪輕於王亮亮大臣也約雖抑而不廢亮承廢而不庸天理之差也張稷逃於刑而死於叛民惡尤烈於亮與約也天之所罰梁不逆焉故得免於賈充謝晦之禍若不能免婉於己因以恕人相勸以惡而禍乃不訖以之為厚自賊而賊世庸有救乎

縵紫吉盼之事人皆可為也而無有再上漢闕之書過梁簡之敗者曠千餘年坐刑之子女亦無敢聞風而效之何也不敢也不敢者非畏也父刑即不可免弗聽而已矣未有反加之刑者亦未有許之請代而殺之者本無足畏故知不畏也不畏而不敢者何也誠也平居無孺慕不舍之愛父已陷乎罪抑無驚哀交迫之實當其搥鼓上書之日而無決於必死之心青天臨之皎日照之萬耳萬目交注射之鬼神若存其上而鑒觀之而敢飾說以欺天欺鬼神欺人欺己以欺天子與法吏也孰敢也縵紫吉盼之敢焉者誠也天下後世之不敢效者亦誠也誠者天之道也人之心也天之道其敢欺也乎哉於是而知不敢之心大矣天有所不敢故冬不雷而夏不雪地有所不敢故山不流而水不止聖人有所不敢故禹湯不以天下與人孔子述而不作人皆有所不敢之心行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中君子以立誠而居敬昧其所不敢而效人之為以欺天下則違天而人理絕王莽自以為周公曹丕自以為舜禹敢也揚雄以法言擬論語王通以元經擬春秋敢也聞古有之不揣而做之愚夫愚

婦所不自欺之心辭而辨偽而堅者無所憚而為之皆自絕於天者也然則有效提禁言粉之為者明主執而誅之可也
惟以勢利為心則無所不至故鄙夫而與事君上以危國而下以亡身也必矣趙修得幸於元恪甄琛王顯諂附之高肇忌修
將發其奸琛顯懼而背修附肇助肇攻修密加重刑殺修以滅口險而狠也如是亦可畏哉雖然無足怪也鄙夫之情所必至
也小人之與鄙夫氣相翕而忘其相害機相制而不畏其相傾非異也所異者君子不審見其反面相攻而信以為悔過自新
撫而收之則愚矣過有可悔有不可悔沈溺倭幸羶穢之中與相膠漆過之不可悔者也而何為聽之易曰君子豹變言豹文
蔚而不章雖能變物而小人之所革者徒面而已中國未革莫之變也蔡京不旬日而盡改新法司馬公何為而信之哉工於
面者忍於心疾叛其所與交狎者致之死亡而心不為之怵斯人也雖在脅從罔治之科而防之也必嚴故聖人之待人恕矣
而斥言其不可與事君絕之唯恐其不至也開以悔過之科則鄙夫之悔也捷於桴鼓一無所不至之情耳君子而為其所罔
哉

三代之教一出於天子所立之學宮而下無私學然其盛也天子體道之精備道之廣自推其意以為教而師儒皆俞於道未
嘗畫近小之規限天下之聰明以自畫於章程之內其道略見於大學若是乎其淵深宏博而不以登天為疑也且自天子之
子以降無異學公卿大夫士之子弟自以族望而登於仕非以他日受祿歆之以利而使學故學者亦無苟且徇時求合於章
程以邀名利則學雖統於上而優游自得者無一切之法以行勸懲亦猶夫人之自為學焉而已也乃流及於三季之末文具
存而精意日以泯忘國家之教典抑且為有志之士所鄙而私學興庠序圯矣非但其法之弛也法存而以法限之記問之科
條愈密而愈偷也以三代之聖王不能持之於五世之後而況後之有天下者道不本諸躬教不盡其才欲以齊天下之英才
而羈絡之不亦難乎乃或為之說曰先王以學域天下之耳目心思而使不過然則非以明民而以愚民學其桎梏乎後世之
學其始也為桎梏而其後愈為君子所不忍言故自周衰而教移於下夫孔子豈為下而陪尸天子之道統乎教亡於天下聖
人之所重憂不容不身任之亦行天子之事作春秋而任知罪之意也教移於下至秦而忌之禁天下以學而速喪道以自亡
然則後之有天下者既度德量力因時而知不足以化成天下則宏獎在下之師儒使伸其教雖未足以幾數教數典實教
樂之盛而道得以不喪於世梁武帝既置五經博士於國學且詔州立學矣而不敢自信為能培養天下之俊士一出於鄉國
之教也又選學士往雲門山就何允受業知教之下移而不錮之於上亦賢矣哉三代以還道莫明於宋而源其所始則孫明

復胡安定實開其先至於程朱而大著朱子國嘗推孫胡之功矣夫宋於國學郡縣之學未嘗不詳設而加厲也而教之所自興必於孫胡道之所自明必於程朱何也國家以學校為取舍人才之徑士挾利達之心枉桎於章程以應上之求則立志已荒而居業必陋天子雖欲游學者之志於昭曠之原而其餘國不如下之為教為學也無進退榮辱之相禁制能使志清而氣亦昌也韓侂胄張居正亟起而墮塞之嗚呼罪浮於桀紂矣或曰教出於下無國家之法以糾正之則且流於異端而為人心之害是固然也即如何允者儒而詭於浮屠氏者也然所惡於異端者為知有學而擇術不審者言耳若夫壞人心亂風俗釀盜賊篡弑危亡之禍者莫烈於俗儒俗儒者以干祿之鄙夫為師者也教以利學以利利乃沁入於人心而不知何者之為君父固異端之所不屑者也即如何允者以浮屠亂道妄然王教則欲召與同反而不敢召武帝徵與謀篡而終不就大節固不踰矣若彼守國家教術之章程桎梏於仕進之捷徑者則從亂臣賊子而得顯榮亦曰吾之所學求利達者本無擇也誦討讀書以徵當世之知而已矣則其清濁之相去不已天地懸隔哉故孟子之論楊墨曰歸斯受之歸而可受者所學非而為己之初心可使止也俗儒奉章程以希利達師鄙夫而學鄙夫非放豚也乃狎虎也驅之而已矣又何受焉教移於下而異端興然逃而歸焉可俟也非後世學宮之教狎虎而傳之習者比也上無禮下無學而後賊民興學之統在下久矣

弛鹽禁以任民之採徒利一方之憂民而不知廣國儲以寬農其為裨政也無疑甄琛最人也元恪信之罷鹽禁而元聰邢巒之言不用夫琛之欺主而恪聽其欺固以琛為利民之大惠而捐己以從之也人君之大患莫甚於有惠民之心而小人資之以行其姦私夫琛之言此非自欲乾沒則受富商豪民之賂而為之言爾於國損於民病奚恤哉嗚呼民之珍瘁也生於竊據之世為之主者惡民之心其發也鮮矣幸而一發焉天牖之也天牖之小人蔽之蔽焉而尼之不行雖有其心如無有也猶可言也蔽焉而借之以離其姦私則惠民之心於以賊民也無可控告也上固曰吾以利民也其以我為非者必不知恩者也必撓上而使不得有為者也必懷私以牟利者也而小人之藏惡終不覺其為邪衷此下民其尚孰與控告哉不信仁賢而邪佞充位仁而祇以戕義而祇以賊毒流天下而自信為無過於民之死積而國之危亡日迫而不知太平之歌頌盈於耳而鴻雁之哀鳴徧於郊其亡也不足恤也民亦何不幸而生斯世也

將不和則師必覆將宣易言知者哉武人之才不競則不足以爭勝有功而驕其氣銳也無功而伎其恥激也智者輕勇者而以為爪牙勇者銳智者而譏其嘯諾氣使之然也向咄然易與而於物無爭抑不足稱武人之用矣韓信任為大將而羞伍樊

會關羽自命親臣而致忿黃忠不和也而專之以和非若與當國大臣善為調駁安能平其方剛之氣乎漢高能將將矣而不能戰韓信之驕無以得信之情也武侯帶詩能消關羽之戾能得羽之情也曹景宗驍將也韋叡執白角如意乘板輿以麾軍夫二將之不相若固宜其相輕矣武帝豫教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直善教之得將將之術矣教叡以容景宗易教景宗以下叡難然而非然也叡能知景宗之憾而景宗不能知叡之宏景宗之氣歟而何患叡之不善處景宗耶且其詔之曰韋叡卿之鄉望動之以情折之以禮而未嘗有所抑揚焉叡以景宗之下己而讓更先己告拔景宗乃以叡之不伐而變盧雉以自抑如其不然叡愈下而景宗愈亢叡抑豈能終為人屈乎武帝曰二將和師必濟自信其御之之道得也鍾離之勝功侔肥水豈徒二將之能哉

梁制尚書令史竝以才地兼美之士為之善政也而亦不可繼也何也據史之任凡簿書期要毫毛委瑣一或差謬積之久則脫漏大而下行於州郡吏民者爭訟不已其事褻矣故修志行者不屑問焉刑名錢穀工役物料之紛亂無賞罰以督其後則不肖者縱以行私賢者抑忽而廢事者必覈以賞罰則以細故而傷清流之品行人士終厭棄而不肯為其屑為之者必其冒昧而不惜廉隅者也則其勢抑必於令史之下別委簿書之職於胥役而令史但統其綱是以今之部郎仍置吏書以司案牘則令史虛懸而權仍下替蓋自有職官以來皆苦胥吏之姦詭而終莫之能禁夫官則有去來矣而吏不易以下此乍彼之儒生仰行止於習熟之姦吏雖智者不能勝也於是而吏亦有三載考成別遷曹署之例然而無補也官者唯朝廷所命不私相授受者也吏雖易而私相授受者無從禁止且其繁細之章程必熟嘗而始悉故其練達者欲弗久留其司而不得易之而欲禁其授受也抑必不能則其玩長上以病國殃民如尸虺之在腹殺之攻之而相續者不息此有職官以來不可革之害又將奚以治之邪夫最吏亦有畏焉詞責非所畏也清察非所畏也誅殺猶非所畏也而莫畏於法之簡法簡而民之遵之者易見其違之者亦易見上之察之也亦易矣即有疏漏可容侵罔者亦纖微耳不足為國民之大害也唯制法者以其偶至之聰明察緣忽之利病而求其允協則吏益爭以繁密詰曲術其慎而雖其姦雖有明察之上官且為所惑蔽而啗蔽者勿論矣夫法者本簡者也一部之大綱數事而已矣一事之大綱數條而已矣析大綱以為細碎之科條連章疊牘援彼證此眩於目而迷於心則吏之依附以藏匿者萬端詭出而不可致詰惟簡也劃然立不可亂之法於此則姦與無姦如白黑之然然民易守也官易察也無所用其授受之密傳而遠郊農圃之子皆知書數算計抱案以事官士人旦絃誦而暮簿領自可授以新而習如

其故雖聞有疏脫而受其愚蔽不亦鮮乎則梁以士流充令史之選治其末而不理其本乍一清明而後必清亂故曰不可繼也語曰有治人無治法人不可必得者也人乃以開治而法貶以制亂安能於令史之中求治人乎簡為法而無啟以亂源人可為令史也美必士哉

聖王之教絕續之際大矣哉醜疵之小大姑勿苛求焉存同異於兩間而使人猶知有則功不可沒已其疵也後之人必有正之者矣故君子弗患乎人之議己而患其無可成也周公而後至漢曹褒始有禮書又閱四姓至齊伏曼容始請修之梁武帝乃敕何佟之伏暉終其事天監十一年而其禮成其後嗣之者唯唐開元也宋於儒者之道上追東魯而典禮之修下無以繼梁唐是可惜也朱子有志而木逮焉蓋力求大醇而畏小疵慎而莫適乃息於天下矣夫以藝倫攸數之張字敬而小有釐定抑可矯歷代之邪詆而反之於正若懼其未盡物理而貽後人之譏發則又何所俟而始可懼其心乎有其作之不惠其無繼之者秦滅先王之典漢承之而多固陋之儀然叔孫通之前簡人見而知之固不足以惑天下於無窮也若叔孫通不存其髮婦則永隆至曹褒之作亦猶是也要其不醇亦豈能為道病哉至於梁而人知其謬伏曼容諸儒弗難革也如封禪之說成於方士而諸儒如許慎著正名其為緯書之邪妄辨金泥玉簡之誣闢鄭元升中之誤錄此推之梁之五禮其賢於漢也多矣然非有漢之疵則亦無據以成梁之醇故患其絕也非患其疵也疵可正而絕則不復興也夫禮之為教至矣大矣天地之所自位也鬼神之所自絪也仁義之以為體孝弟之以為用者也五倫之所經緯人禽之所分辨治亂之所司賢不肖之所裁者也舍此而道無所麗矣故夷狄蔑之盜賊忌之佛老棄之其絕可懼也有能為功於此者發其功略其疵可也伏曼容諸子之功偉矣梁武帝不聽尚書庶務權輿欲罷修明之議國君子之所重嘉而嗣者其誰邪

與人同逆而旋背之小人之恆也利其同逆而親任之比於匪人必受其傷則魯於賈充宋於謝晦是已己謀逆而人成之因殺其人以揜己之惡其惡愈大楊廣殺張衡宋溫殺氏叔琮而死亡旋踵天理之不可誣也使司馬昭殺賈充以謝天下天下其可謝而夫其弗亟絕之邪己謀逆而人成之事成而惡其人心之不昧者也存人心於百一者惡其人則抑且自惡坐惡其影夢惡其魂乃於同逆者含惡怒之情而抑有所禁而不能發心難自誣無可如何而聽其自斃則梁武之於沈約張柬之已沈約非齊之大臣梁武帝之始與國政惡國輕於賈充謝晦矣然和帝方嗣位於上流梁武猶有所疑而約遽勸之以連奪其位梁武欲置和帝於南海而約勸梁以決於絳蓋帝猶有憚於大逆之情而約決任天下之惡以成之是有入心所以憤者也若

張稷者自以己私與王珍國推刃其君固梁武之所幸而實非為梁武而試若趙穿之於趙盾賈充之於司馬昭也故此二逆者梁武深惡之而果其所宜惡者也雖然梁武抑豈能伸罪以致討於約與稷哉徒惡之而已惡之深固以自惡也於惡之深知其自惡也置稷於青真而弗任約以秉均抑安能違其不可盡泯之秉彜乎不殺稷而稷失志以死於叛民不殺約而約喪魄以死於斷舌之夢帝語及稷而怒形於色約死而加以惡諡推斯情也帝之自疚自服於獨知之隱雖履天子之責若無尺地可以自容也可知矣然而終不能殺稷與約者則以視楊廣朱溫為差矣已有惡而不能伸討於人矣已有惡而殺助逆之人然後人理永絕於心均之為惡而未可以一槩論察其心斯得之矣

雖水以灌人之國邑未聞其能勝者也幸而自敗不幸而即以自亡自亡者智伯敗者梁武也智伯曰吾今而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前乎智伯者未有也而趙卒不亡智自亡耳後乎智伯者梁人十餘萬漂入於海而壽陽如故宋太祖引汾水以灌太原而劉氏終未有損天下後世至不仁者或以此謀獻之嗜殺之君其亦知所鑒乎人有相殺之具而天不廢之天有殺物之用人不得而用之虎豹犀象天之所產於人為害者也耐用之王莽用之而皆以速亡彼其以執用而不可以情使能激之以勢而不能感其情以為我用一發而不聽人之收自且無如之何而可使如我之志以致功乎水無擇漂默無擇噬以其無擇也故禹與周公抑之驅之為功烈矣從而狎之因而自斃惡孰甚焉且夫人之相殺一與一相當而已曲直因乎理強弱因乎勢殺戮雖多固一與一相當也阻滔天之浸不擇順逆而逞其欲以使殲焉方謂我能殺彼而彼不能加我也然而還自殺矣志慚而行逆豈有生理哉或曰以水灌城而城不壞退水而城必圯後世必有行是謀者引師退水以進攻彼城圯而我無漂溺之憂乃軍行泥淖之中艱蘇無備以攻必死之敵城雖圯終不能入而先為敵禽矣殘忍之謀愈變而愈左勿惑其說尚自免於敗亡乎

債帥橫於邊而軍心離賊吏橫於邊而民心離外有寇則速叛外無寇則必反邊任之重中主具臣必輕之哀翻李崇臺六鎮之反請重將領守令之選匪特驗於拓拔氏亦萬世之永鑒已均是將領也而在邊之將貪殘寬闊者甚於腹裏均是守令也而在邊之守令污墨冒昧者甚於內地夫將領或挾虜寇以恣其所為猶有辭也守令之理民也無以異而貪虐甚焉無他才望有餘之士據善地以易養成勞則清華之擢必其所掇得而在邊者遠窮望盡姑偷利以俟歸休也於是而邊方郡邑永為下劣之選才望之士且恥為之亦惡望其有可任之人乎且也大師近而或挫於武人矣監軍出而或辱於中涓矣為糧序而

或疲於支給矣重臣臨而或瘁於將迎矣非夫塗窮而盡不獲已而姑受一命者固不屑為也人士之習見既然司銓者遂因之以為除授之高下於是沿邊之守令莫非士流不齒之材其氣莽其情偷苟且狼戾至於人之所不忍為而為之不恥及邊民之憔悴極反叛起然後思矯其弊重選人才以收拾之禍已發而非旦夕可挽矣唯開國之始無長慮以持其終愈流愈下而極重難回也故袁翻李崇危言之而不能動當事之心至於破六韓拔陵胡琛莫折大提稱戈競起而後追用崇言改鎮為州徒以殘危之地強才臣而致之死地何嗟及矣大河以北人狎於羯胡五嶺以南民習於寇攘無人以治之而中華愈蹙但此荆揚徐豫之士蟻封其埕雀安於堂不亦悲乎

武帝之始崇學校定雅樂斥封禪修五禮六經之教蔚然興焉雖疏而未臨華而未實固東漢以下未有之盛也天監十六年乃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沈溺於浮屠氏之教以迄於亡而不悟蓋其時帝已將老矣嚆昔之所希冀而圖謀者皆已遂矣更無餘願而但思以自處帝固起自儒生與聞名義非曹孟德司馬仲達之以雄豪自命者也尤非劉裕蕭道成之發跡兵間茫然於名教者也既嘗求之於聖人之教而思有以異於彼乃聖人之教非不變人以悔過自新之路而於亂臣賊子則雖有豐功偉績終不能蓋其大惡登進於君子之途帝於是傍徨疚愧知古今無可自容之餘地而心滋戚矣浮屠氏以空為道者也有心亡罪滅之說焉有事無礙之教焉五無閒者其所謂大惡也而或歸諸宿業之相報或許其懺悔之皆除但與飯依則覆載不容之大逆一念而隨皆消隕帝於是欣然而得其願曰唯浮屠之許我以善而我可善於其中也斷內而已絕肉而已捐金粟以營塔廟而已夫我皆優為之越三界出九地倘然於善惡之外弑君篡國湮起幻滅而何傷哉則終身沈迷而不反夫誰使之反耶不然佞佛者皆愚惑失志之人而帝固非其倫也嗚呼浮屠之亂天下而徧四海垂十年趨之如狂者唯其納天下之垢汙而速予之以聖也苟非無疾於屋漏者誰能受君子之典型而不舍以就彼哉淫坊酒肆佛皆在焉惡已貫盈一念消之而無餘愧儒之駭者竊附之以奔走天下曰無善無惡良知也善惡本皆無而耽酒漁色罔利逐名者皆道遠濇濇自命為聖人之徒亦此物此志焉耳

元魏神龜二年其吏部尚書崔亮始立停年格以銓除蓋即今之所謂資也當時議其不問賢愚而選舉多失夫其時淫后亂於宮闈強臣恣於政府賄賂章廉恥喪吏道雜而茲邪逞用人之失豈亮立法之不善專尸其咎哉停年之格雖曰不揀然必歷年無過而後可以年計亦未為大失也國家有用人之典有察吏之典不可兼任於一人明矣吏部司進者也防其陵蹙而

已競躁者不先濡滯者不後銓選之公能守此足矣以冢宰一人而欲知四海之賢不肖雖周公之聖弗能也將以親言書判而高下之乎親言書判末矣將以毀譽而進退之乎毀譽不可任者也以一人之耳目受天下之賢愚錯亂遺忘明者弗免偶然一譽偶然一毀謹識之而他又焚之將何據哉唯夫挾私周利者則以不測之恩威離其貪偽而藉口拔尤侈非常之議蒙公而慎者弗敢也故吏部唯操成法以變恬抑躁而不任喜怒以專己行私則公道行而士氣靜守此焉足矣若夫大賢至不肖之舉不崇朝德弗姑待自有執憲之司徵事米言以申激揚之典固非吏部之所能兼也考無過以積年升除惟其成法察賢姦而薦劾清議自有特操並行不悖而吏道自清停年之格何損於治理而必欲以非常之典待尋常守職之士乎或曰周官黜陟專任冢宰非與曰此泥古而不審以其時者也周之冢宰所治者主畿千里儉於今之一省會也其政績易考其品行易知豈所論於郡縣之天下一吏部而進退九州盈萬之官乎停年以除吏非一除而不可復退也有糾察者隨其後也責吏部者以公而已矣明非所可責也

莫折念生反於秦州元志亟攻之李留上書請勒大將堅壁勿戰謂賊猖狂非有素蓄規在疾攻遲之則人情離沮此萬世之長策也天下方寧而寇忽起勿論其為義秋為盜賊皆一時倖倖之氣豈不畏死者也譬如勇戾之夫忿起而求人與鬪行數里而不見與鬪者則氣衰而思遁矣故乍起之兵所畏者莫甚於曠日而不見敵其資糧幾何也其器仗幾何也其所得而據掠者幾何也稱兵已久而不能殺吾一卒則所以搖惑人心而人從之者又幾何也乃當事者輕與急爭也其不肖之情有二一則畏怯而居中持議者唯恐其深入則必從吏人以前禦而冀緩其憂一則乘時微利而擁兵柄者欲詭其勇輕用人以試而幸其有功且不但此也司農憚於支給郡邑苦於輸將頑民各其罰粟不恤國之安危唯思速竟其事於是而冠之志得矣冒突以一逞乘敗而進兵其兵也食其食也地其地也氣益銳人益附遂成乎不可撲滅之勢然後驕懦之師反之以不戰坐視其日強而國因以亡嗚呼以天下敵一隅以百年之積四海之輓敵野掠坐以困之未有不日消月萎而成擒者六鎮豈能如魏何哉魏自亡耳強弱眾寡虛實之數較然也強可以壓弱弱可以制寡實可以困虛而亟起以授之掠蒼揣揣然驚悸惴然起賊軍殺將破國亡君愚者之情形古今如一悲夫

人士之大禍三皆自取之也博士以神仙欺羣政而謗之元魏之臣阿淫虐之女主而又背之唐臣不恤社稷陰陽其意於汁晉惡朱全忠而又迎之故坑於咸陽藏於河陰沈於白馬皆自取之也君子有必去以全身非但全其生之謂也全其不辱之

身也。拓拔氏以偽飾之詩書禮樂誘天下之士而翕然從之。且不徒當世之士為所欺也。千載而下論史者猶稱道之而弗絕。然有信道之君子知德而不可以偽欺。則抑豈可欺邪。而鄙夫無識。席晏安規榮利。滔滔不反。至於一淫姬殺子。弑君而屏息其廷。懷祿不舍。則相率以冥行蹈凶危。而不惜其習已浸淫膠固。而不解欲弗羣趨於死地。其可得乎。河陰之血已塗鄴原。可為寒心甚矣。爾朱榮奉子攸入雒。而山偉子然一人趨踰而拜散。吾不知偉之不怖而欣然以來者何心也。蓋不忍捐其散騎常侍而已。則二十餘人賓賓秩秩奉法。駕以迎子攸於河陰者。皆山偉也。廉恥喪而禍福迷。二十餘人豈有一人焉。戴髮含齒。血在皮中者乎。如其道則日游於兵刃之下。而有餘裕。喪其恥則相忘於處堂之鳩。白刃已加其脰而赴之如歸。挾詩書禮樂之迹。而恬之聞聲望影而就之道之賊也。德之棄也。蠅蠅之智死之徒也。自取之也。

姦雄之相制也。互乘其機。而以相害。然而有近正者焉。亦非徒託於名以相矯。而居勝也。儀度其心。固有正者存焉。見為可據而挾之以為得也。乃其機則險矣。險則雖有正焉。而固姦雄之為也。特其禍天下者則差焉耳。爾朱榮挾其肆虐狂暴而不足。以有為高歡賀拔岳等事之。而歡與岳之意。中國無榮也。榮拘子攸於幕下。高歡邊勸榮稱帝。歡豈欲榮之晏居天位而已。微佐命之功。以分寵祿乎。榮稱帝而達其亡歡之幸也。乃榮恍惚不自支。而悔曰。唯當以死謝朝廷。賀拔岳勸榮殺歡。岳豈欲榮之忠。魏以保榮之身名乎。知歡之納榮於死地。而已藉以興歡興而已。且為歡下殺歡。而榮在岳之股掌也。歡之權力不如榮岳之詐力。不如歡榮敗而歡可逞。歡死而岳可雄。相忌相乘以相制。亦險矣哉。此機一動。而彼機應之。蓋毒天利刃於一堂。目瞬心生。鍼鋒相射。莊生曰。其發也如機。括此之謂也。然而岳之言為近正矣。為魏謀為華謀。執大義以誅歡。則他日之叛爾朱兆。陷雒陽。走元修之禍。亦息岳即為歡固不如歡之狡悍以度。劉天下於無窮也何也。岳之心猶有正焉者存也。

張駿傷中原之不復。而曰。先老消。謝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嗚呼。豈徒士民之生長於邊遠之地者。不知有中國之君哉。江左君臣自忘之。自習而自安之。固不知中原為誰氏之土。而畫河山以不相及之量矣。拓拔氏對劉粲為宋王。蕭粲為齊王。以為宋齊之主。使自爭也。梁亦以元顥為魏王。而使之爭。拓拔氏遣將出兵。助劉粲蕭寶寅以南。侵梁亦使陳慶之奉元顥而北伐。相襲也。相報也。以雒陽為拓拔氏固有之。雒陽唯其子孫應受之。而我不能有也。嗚呼。梁之喪心失志。一至此哉。六鎮亂。冀并雖皆為賊。數胡后弑主。爾朱榮沈其幼君。分崩離析。可乘而取也。梁之時也。下廣陵。克渦陽。郭青南刺南嚮而歸。已元悅元弒。羊侃相率而奔奔梁之勢也。時可乘勢可振。即未能盡復中原。而雒陽為中國之故都。桓溫劉裕兩經收復。曾莫之念。

而妾之元顓聽其自王授高歡以納叛之詞忘晉室淪沒之恨恬然為之漫不知恥漫令顓之終有中原也非梁假之羽翼以授之神州也哉雖陽已拔子攸已走馬佛念勸慶之殺顓以據雖而慶之猶不能從則其髮髮以逃固喪心失志者之所必致也君忘其為□□之君臣忘其為□□之臣割棄山河恬奉□類又何怪乎士民之視□□之主如寇賊而驚□族為君父乎至於此而江左之不足自立決矣字文高氏之互相吞就而不服南圖也不然豈待隋之橫江以濟而始亡邪

宗國危而遂巡畏死以墮其忠孝是懦夫也而更有甚焉者憚不懣而乘之以微非望如蛾之自赴於火相逐而唯恐後也夫人不知義矣或知書矣心不能知目能見矣目能見矣耳能聞矣耳能聞矣目見之耳聞之然且不知害焉矣夫之聞不畏死其將如之何哉爾朱榮之暴橫不擇而狂噬有目皆見有耳皆聞也立元子攸以為君而挾之犯關以榮之勢如彼而子攸其能自許為榮之君子子然一身孤危無輔而爾朱天光一往告子攸遠欣然潛渡謂榮之且以己為君也榮已自笑之矣然猶曰榮惡未著而不察也榮伏誅而爾朱兆修怨於其主兆之凶橫又倍於榮矣子攸廢死元暉以疏遠之族又欣然附兆以立立未數月兆又廢之而元恭以陽瘖幸免之身養蒙而就之恐後高歡之狡又倍於榮與兆者也歡起兵而元明以一郡守急起而為歡之君立之數月元修已聞斛斯椿變態百端何可保也之語曾不懼而又起而奪明之位也五年之中子攸也暉也恭也明也修也或死或幽或廢接跡相仍而前者廢後者急趨焉元顓且倚梁七千之孤旅相謀相猜之陳慶之高拱雖陽為兩月之天子卒以奔竄而死元氏之欲為天子自信其能為天子信人之以己為天子者何其多也嗚呼欲為天子者多而民必死欲為將相大臣者多而君必危欲為士大夫者多而國必亂其亂也始於欲為士大夫者之多也士大夫不厭其欲而求為將相大臣矣爵祿賤廉恥隨其苟可為天子者皆欲為天子矣是以先王慎之於士大夫之途而定民之志所以戢驕等猖狂之心而全其軀命義之盡仁之至也

國無與立則禍亂之至無之焉而可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也元修畏高歡之逼將奔長安就宇文泰以圖存裴俠曰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王思政再問之而使亦無術以處雖知之又何裨焉高歡者爾朱榮之部曲也宇文泰蓋榮之部曲也拓拔氏有中原數世矣而其挾持天下者唯秀容之裔夷六鎮之殘胡此外更無一人焉而其主舍此而更將何依爾朱榮河陰之殺魏之人彈矣雖然彼駢死於河陰者皆依違於淫后女主之側趨赴逆臣戎馬之間殫以迷心柔若無骨上不知有君國內不惜其身名者也即令幸免而厄全亦惡有一人焉可倚為社稷之衛哉夫拓拔氏之無人也非但胡后之虐鄭儼徐紇之

姦耗士氣於注昏也其錄來漸矣自遷雒以來塗飾虛偽始於儒濫於釋皆所謂沐猴而冠者也康天下於無實之文自說昇平之象強宗大族以侈相尚而上莫之懲於是而精悍之氣銷矣樸固之風斲矣內無可用之禁兵外無可依之州鎮部落心離浮華氣長一旦羣雄揭竿而起出入於無人之境唯其所欲為拓拔氏何復有尺土一民哉此亦一冠讎也彼亦一冠讎也舍此而又奚之也詩書禮樂之化所以造士而養其忠孝為國之楨幹者也拓拔氏自以為能用此矣乃不數十年之間而君浮寄於無人之國明堂辟雍養老興學所為德成人造小子者安在哉沐猴之冠冠敵而猴故猴矣且並失其為猴矣不亦可為大笑者乎高歡宇文泰適還其為猴而跳梁莫制冠者欲復入於猴羣而必為其所侮不足哀而抑可為之哀也故習詩書禮樂於□類之廷者其國之妖也其迹似其理逆其文詭其說淫相帥以嬉不亡也奚待虞舊危素祇益蒙古之亡而為儒者之恥姚樞許衡賈先之矣雖然又惡足為儒者之恥哉君子之道六經語孟之所詳初不在文具之浮榮談說之瑣辯也元修依宇文泰而居關中元善見依高歡而居鄴將以何者為正乎曰君子所辨為正不正者其義大以精而奚暇為修與善見辨定分邪拓拔氏以□而據□□等竊也不足辨一也修之在關中宇文泰之贊疣也善見之在鄴高歡之贊疣也不足辨二也乃即置此而尤有大不足辨者焉就拓拔氏之緒而言之亦必其可為君者而後可嗣其世非但其才之有為與否也修之淫亂不齒於人類善見孱弱而其父亶以躁薄為高歡所鄙等不可以為君而尤非此之謂也修之立豈其分之所當立者即令當立而豈如光武之起南陽晉元帝宋高宗之特為臣民所推戴者哉魏有君矣修微寵於高歡乘時以竊位罔也恭也朗也皆修所嘗奉以為君者而皆弑之修亦元氏之賊而已矣修入關中未死也未廢也元亶固修之臣介高歡之怒而亟欲自立其子君存而自立其為篡賊也無辭是善見又修之賊也兩俱為賊而君子屑為之辨哉凡亂臣之欲攘奪人國也其君以正而承大統則抑不敢蔑天理以妄干之其義理以妄干者則速以自滅王莽朱泚是已劉或乘君弑而受命於賊蕭寶夤蕭衍比而弑其君皆賊也而後賊乘之以進錄此言之則漢獻帝之所以終見帝於權臣者重耳弑其君兄而已受之則亦賊之徒也故袁紹韓馥欲不以為君而曹操姑挾以為自篡之資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承平無事之日天子不能行之於匹夫而況權姦之在肘腋乎已為賊而欲弑人之弗賊也不能賊者互相利而互相害者也修之於泰善見之於歡且不足辨其孰君而孰臣況修與善見而屑為之軒輊哉假修以正而繼善見者隋人得國於宇文宇文得國於修因推以為統而君子莫擇焉梁武之始立也微齊政之鄙固而崇虛文以靡天下之士尚寬弛以佚天下之民垂四十年而國政日以偷廢於時拓拔襄亂

高歡字文泰方爭閔於其穴梁多收其不守之士不服之人高歡西擊而請和蓋中原大有可圖之機矣帝知其可圖亟思起而有事而吏治荒軍政圯舉目無可共理之人才乃揀何敬容朱異薄領之才而授之以國敬容異之不可大受國也然舍之而又將誰託也徐勉周捨稱賢矣以實求之一勝一咏自謂無損於物而不知其損之已深者也敬容勤於吏事而持荷作柱持荷作競之謂已繫輿於下自非貪權嗜利之小人如異者誰甘犯當世之非笑而僕僕以為國效功大弛之餘一張而百害交生則勉與捨養癰不治而敬容異亟用刀鉞以傷其膝理交相殺入而用刀鉞者徒尸其咎也史稱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豈其然哉王導謝安勿論已王華王曇首謝安微大豈無文義者而政理清嚴一時稱治度矯苛細之小人又何足以乘墉而攻之有解散紀綱以矜相度者而後刻覈者以興老莊之弊激為申韓庸當之傷反為躁競勢也一柔一剛不適有恆而一孤濟矣思慮而豫防之豈患至而急反之哉

梁分諸州為五品以大小為牧守高下之差而定升降之等立此法者朱異也然唐制州縣有畿赤望堅雄上中下之列垂及於今亦有腹邊衝疲繁簡調除之法皆祖此焉夫異之為此未可以其人而盡非之也古者諸侯之國以提封之大小差五等之尊卑以疆域之遠近定五服之內外國不名之為諸侯而一之矣州郡亦猶是也政有勞逸或有淳澆賦役有多寡防禦有緩急而人才有長短惡容不為之等耶願其為法為治之求得其理也非為人之求違其欲而設也太非以寵小非以辱也腹裏之安雖大而非安危之寄邊方之要雖小而固非菲薄所堪大而要者以任才臣而非以裕清流而使富小而簡者以養賢士而非以蒼墨議者而使偷而不然者人競於饒而疲者以居孤陋無援之士則窮鄉下邑守令挾日暮途遠之心倒行逆施民重困而盜以興職此繇矣朱異之法以異國降人邊陲之地為下州則亂政也以安富還巧宦之欲而使頑懦之夫因邊民開邊釁自覺國而國因以危後世北鄙南荒寇亂不息莫不自守吏召之非分品之制不善而所以分之者逆其理也邊之重於腹也瘠之重於饒也拔邊瘠之任置之腹饒之上以勸能吏以賤貪風是在善通其法而已矣

武帝以元談相尚陶宏景作詩以致譏何敬容對客而興歎論者皆謂其不能諫止而託之空言非可以責二子也宏景身處事外可微言而不可切諫固已彼其沈溺已深敬容雖在位其能以口舌爭乎至謂二子舍浮屠而改老莊則尤非也自晉以來支許生肇之徒皆以莊生之說緣飾浮屠則老莊浮屠說合於一久矣嘗覽昭明太子二諦義皆以王弼何晏之風旨詮浮屠之說空元之說息則浮屠不足以興陶何之論拔本之也夫浮屠之禍人國豈徒糜金錢營塔廟縱游惰逃賦役已乎其壞

人心墮治理者正在疑莊疑釋虛誕無實之淫辭也蓋嘗論之古今之大害有三老莊也浮屠也申韓也三者之致禍與而相沿以生者其歸必合於一不相濟則禍猶淺而相沿則禍必烈莊生之教得其記濫者則蕩而妄志何晏王衍之所以敗也節取其大畧而不淫以息苛煩之天下則王道雖不足以興而猶足以小康則文景是已若張道陵寇謙之某法事林靈素陶仲文之流則巫也巫而託於老莊非老莊也浮屠之修塔廟以事胡鬼設齋供以飼髡徒鳴鐘吹螺焚香呪呪亦巫風爾非其創以誣民充塞仁義者也浮屠之始入中國用詭譎惑眾者亦此而已矣故淺嘗其說而為害亦小石虎之事圖澄姚興之奉摩什以及武帝之靡財力於同泰皆此而已害未及於人心而未大傷於國脈亦美足為深患乎其大者求深於其說而西夷之愚鄙猥而不逮自晉以後清談之士始附會之以老莊之微詞而陵蔑忠孝解散廉隅之說始熒然而與君子之道相抗唐宋以還李鄭張九成之徒更詛聖人性天之旨使竄入以相亂夫其為言以父母之愛為貪癡之本障則既全乎鳥獸之逆而小儒狂惑不知惡也舉譽吾道以殉之於是而以無善無惡銷人倫滅天理者謂之良知於是而以事事無礙之邪行恣其奔欲無度者為率性而雙空人法之聖證於是而以廉恥為桎梏以君父為萍梗無所不為為游戲可夷狄可盜賊隨類現身為方便無一而不本於莊生之緒論無一而不印以浮屠之宗旨肅氏父子所以相戕相噬而亡其家國者後世儒者沿梁千年以莖夷人倫而召匪□嗚呼列矣是正宏景敬容之所長太息者豈但飾金碧以營塔廟恣坐食以侈靡民為國民之蠹蝨矣哉夫二氏固與申韓為對壘矣而人之有心猶水之易波激而豈有定哉心一失其大中止之則則此倡而彼隨疾相報而以相濟佛老之於申韓猶鼙鼓之相應也應之以申韓而與治道彌相近矣漢之所謂酷吏後世之所謂賢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疆者寇民乃以殄而國乃以亡嗚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韓故朱异以亡梁王安石張商英以亂宋何也虛寂之甚百為必無以應用一委於一切之法督責天下以自逸而後心以不操而自遂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故張居正壓天下於科條而王畿李贄之流益橫而無忌何也夫人重足以立則退而託於虛元以逃咎責法急而下怨其上則樂叛棄君親之說以自便而心亡罪滅抑可謂叛逆汨沒初不傷其本無一物之天真繇此言之禍至於申韓而發乃大源起於佛老而害必生而浮屠之淫邪附莊生而始濫端本之法自虛元始區區巫鬼侈靡之風不足誅也斯陶何二子所為舍浮屠而惡元談未為不知本也

蘇綽之制治法非道也近乎道矣宇文泰命綽作六帖為文章之式非載道之文也近乎文矣其近焉者異於道方明而襲之

以飾其邪偽也謂大道晦已極將啟其晦不能深造而乍與相即也天下將嚮於治近道者聞之先此殆天乎非其能近故曰近道天開之使以漸而造之故曰乍與相即也治道自漢之亡而晦極矣非其政之無一當於利病也謂夫言政而無一及於教也綽以六條勸官常首之以清心次之以數化非其果能也自治道亡無有以此為天下告者而綽獨舉以為治之要領自是而後下有王仲淹上有唐太宗皆治之以起擢堯舜周孔之日月而與天下言之綽實聞之先矣文章之體自宋齊以來其濫極矣人知其淫豔之可惡也而不知相率為偽之尤可惡也南人倡之北人和之故魏收邢子才之徒與徐庾而相彷彿惡一文章之影迹役其心以求合則弗論其為駢麗為輕虛而皆偽人相習於相擬無復有錄衷之言以自鳴其心之所可相告者其貞也非貞也其淫也亦非淫也而心喪久矣故弗獲已裁之以六經之文以變其習夫苟襲六經者亦未有以大愈於彼也而言有所止則浮蕩無實之情抑亦為之小戢故自隋而之唐月露風雲未能表止而言不錄衷無實不祥者蓋亦鮮矣則綽實聞之先矣宇文氏滅高齊而以行於山東隋平陳而以行於江左唐因之而治術文章咸近於道生民之禍為之一息此天欲啟晦而泰與綽開先之功亦不可誣也非其能為功也天也嗚呼治道之裂壞於無法文章之敝壞於有法無法者惟其私也有法者惟其偽也私與偽橫行而亂惡乎訖胡元之末亂極矣而吳越之俊士先出其精神以蕩滌宋末淫靡繁亂之文文章之繫亦大矣哉六代之敝敝於淫曼淫曼者花鳥錦綺為政而人無心宋之敝亦敝於淫曼淫曼者多其語助繁其呼應而人無氣無心而人尊於摹擬無氣而人屈於禽口徐庾邢魏之流波綽挽之矣孰有能挽蘇洵曾鞏之流波者乎侯之求哲

賀琛上書論事其他亦平平耳最要者聽百司莫不奏事使斗曾詭進境大體以竊威福此亡國敗家必然之券也蓋言千進者大端有二一則毛舉小務之興革也一則鉤索臣下之纖過也若此者名為利國而實以病國名為利民而實以病民害莫烈焉法雖善久而必有罅漏矣就其罅漏而彌縫之仍一備善之法也即聽其罅漏而失者小全者大於國民未傷也妄言者指其罅漏以譏成法則必滅裂成法而大反之歟之以斯須之小利亦洋洋乎其可聽矣不知百弊乘之蠹國殃民而壞風俗此流毒於天下而失民心之券也賢者之周旋視履而無過者亦鮮矣剛柔之偏倚博大謹嚴之異志皆有過也貪廉之分判於雲泥似必不相涉矣而欲求介士之纖微則非夷惠之清和必有可求之瑕璽君天下者因其材養其恥勸進於善國有所覆蓋而不章以全國體存士節非不審也乃小人日伺其隙而糾之於細微言之者亦鑿鑿矣士且側足求全而不逸於罪罟

則人且塗飾細行以免咎曲徇宵小以求容而缺刻之怨獨歸於上此流毒於薦紳而失士心之券也民心離士心不附上有餘恐下有溢怒國家必隨之以傾故非舜之智不能取善於耕徒釣侶也非孔子之聖不能擇善於同行之三人也是以垂簾塞耳垂旒蔽目心持天下之大公外杜辯言之邪徑然後潤色先型甄別士品民安於野吏勸於廷至治之臻豈其察小辨微之瑣瑣者哉周德長而秦祚短非千秋之永鑒與武帝不納諫之格言而為之辭曰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乃二世之妻趙高元后之付王莽抑豈知秦法密而後趙高得志王莽秉國頌功德者皆疏賤之吏民邪琛言未洽梁社旋亡國存保國者尚以察察為戒哉

神智乘血氣以盛衰則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凡三變而易其恆貞於性者正格於學者正則藏之密植之固而血氣自盛智不為蕩血氣自衰智不為耗衛武公之所以為睿聖也梁武帝之初可為智矣裴叔業要之北奔則知羣小之害不及遠蕭穎曾欲請救於魏則知示弱戎狄之非策蕭淵藻誣鄧元起之反則料其為誣救曹景宗下韋叡則知師和必克佳將有功圖功有威雖非宋武之習兵而制勝而其善得喪也堅定而無回惑於事幾亦孔晰矣至其受侯景之降居之地蕭介危言而不聽未幾聽高澄之給許以執景傳此苦諫而不從旋以景為腹心旋以景為寇讎旋推誠而信非所信旋背約而使啟其疑茫乎如舟行霧中而不知所屆截然與昔之審勢度情者明暗杳不相及蓋帝於時年已八十有五矣血氣衰而智亦為之槁也智者非血氣之有形者也年愈邁閱歷愈深情之順逆勢之安危尤輕車熟路之易為馳也而帝冥以然也其智實於巧以乘時變而非德之慧易為潤也且其中歲以後蕭梁於浮屠之習蕩其思慮天浮屠既已達於事理矣而浮慧之流溢為機變無執也可無恆也無礙也可無不為也恍惚而變遷以浪擲其宗社人民而無所顧恤斯豈徒朱異謝舉之妾之哉抑非老至耄及之神智衰損之為也神不宅形而孰慮卻顧之心思蕩散而不為內主矣大君子立本於仁義而充之以學年雖邁死則死矣智豈與之俱亡哉

父子兄弟之恩至於武帝之子孫而絕滅無餘矣唯蕭綸凶忍而疑於東昏之子其他皆非盡自豺聲如商臣帝亦未有禁得之惠所以然者豈非慈過而傷慈之致哉正德之逆也見帝而泣蕭綸之恃也語蕭確而亦泣確也乾也舉也雖無致死以救君父之心而皆援戈以起然而遷延坐視內自相圖骨肉相吞置帝之困獸幽辱而不相顧也且其人非無智可謀無勇可鼓而大器之為孝以安死方等之忘身而自靖咸有古烈士之風焉敘之以禮誨之以道約之以法掖之以善皆王室之輔